

以往西方宗教学偏重信仰与教义的阐释，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人的仪式理论出现之后，虽然注意到仪式与身体在宗教研究中的地位，但是关于身体的动作与情绪，身体的经验与感官在宗教的位置，仍不受学者重视。笔者借由参加“茶马古道上的文明与宗教”第四届宗教学学术论坛，针对东方宗教传统素来重视身体修行，相对于西方宗教的重视思辨与论证，而尝试建立中国宗教学人类学在地的概念与理论。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朝，可由云南普洱或四川雅安出发，终点到达西藏拉萨，或甚而延伸到尼泊尔、印度。“茶马古道”以滇川所产之茶叶来交换藏马，以善跑耐操的藏马来让中原朝廷对抗中国北方民族的南侵。茶马古道上的茶叶经由人背或是骡驮，翻山越岭，涉川过河，高山风雪，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完成贸易。马帮是称呼滇、川以及西藏的这批商人。相对的，“驼道”则起源于清初，由晋商贩运福建茶叶到蒙古、俄罗斯。“驼道”贸易主要是茶叶，还有日常用具与华南物产。茶叶经由骆驼运送，路经蒙古戈壁沙漠，冰天雪地，荒草漫漫，黄沙滚滚，同样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完成任务。“茶马古道”与“驼道”虽商帮团体不同，但是任务类似，汉人的儒家祖先崇拜信仰大抵相同。笔者本文运用蒙古“驼道”资料诠释儒家“孝行”。

## 二 日常生活：杜维明“儒者的一天”

在中文语境中，我们较常看到佛教人士说“修行”，道教人士说“修炼”，儒家人士说“修养”，基督教人士说“灵修”。也有认为修养是道德上的实践，例如，立志、勇气、名誉等（新渡户稻造，2009：10），似乎不必与身体动作有关，而偏向心智或操守。本文从人类学下手，认为多数华人相对于多数非华人，在不知不觉中，都程度不等地在实践儒家教训，实践涉及一套特殊身体动作与感官训练。特雷弗·马钱德（Trevor Marchand）说，以往我们认为知识的学习与学习纯粹是思考性的，实则各种知识都牵涉身体的学习与互动，因此他认为知识是做出来的（making knowledge）。（Marchand, 2010: siii）这更能吻合非西方文化的一种人类学反思。中文语境本来就说“做学问”，亦即学问是以身体做出来的。

# 身体经验、孝行与驼道

张 珣

**摘要** 本文从身体人类学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驼道上的”做一个宗教人类学的分析。本文采取文化遥研法，透过分析中国大陆电视影集“驼道”来说明儒家（教）的孝道在庶民日常生活的实践，能由日常实践提升为心性修行，在于其自觉、自省与自我修持能力，其具体的表现在于每日的身体自我约束，精神的克制，与性灵上朝向他世理想。

**关键词** 身体经验 日常生活 修行 孝行 驼道

## 一 前言

人类学家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 2000）回顾了人类学研究认知（cognition）与感知（perception）的学术史。涂尔干区分出个人层次的感官（sensation）与集体层次的表征（representation）。前者是流变不一的，后者则是经由语言、象征、规则等来给予固定以便传承。之后，人类学一直以研究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与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为职志，却也逐渐忽视身体感觉。到布迪厄（Bourdieu）的习性（habitus）试图统括人行为的思考与感情两面性质，并开展了探讨人学习行为的技艺能力（skill）的层面。琼·莱夫（Jean Lave）承袭布迪厄提出“行动认知”（cognition in practice），主张思考无法脱离行动，思考是在体现与行动中进行的（thought is embodied and enacted）。

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时候的杜维明教授，为了让西方学者与学生理解儒家并非只是一门哲学，更是一套生活行为的指导原则，儒者讲求身体力行其所学习的知识，儒家知识不只是用来思辨与论证，更是要说到做到。他做了一部短片，让人拍摄他的一天是如何行为举止、行住坐卧、待人接物、工作研究的。<sup>①</sup>儒家修身还可以用曾国藩八字“洒扫考宝书蔬鱼猪”（曾国藩，1989: 338）来说明，无论士大夫或村夫农妇均可以实行。简单的日常活动，行之以恒，则为修身。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或明代朱柏庐的《朱子家训》都是借着家训教导子弟如何实行儒家（教）价值，将教训融入于日常生活、言行举止。

儒家生活哲学渗透在每一位华人身上。无论是贩夫走卒，或是知识分子，都是儒家与儒教的实践者。此处所谓儒家偏向哲理，儒教偏向礼仪，但是儒家与儒教共通的基础是天地君亲师、五伦教化、长幼有序、夫妇有义、朋友有信、仁义礼智信五德等。基本上每一位华人都是儒家（教）信仰者，再增添个人所选择的道家（教）信仰或是佛家（教）信仰等。每一位华人都遵从从父姓，从父居，继承父亲财产，祭祀父方亲属，亲属谓上也以父方亲属为上位的规则。这些在人类学来说，展现了儒教祖先崇拜的亲属原则。每一位华人即使后来选择信奉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仍然或多或少地遵从上述亲属原则。因此，在宗教学或哲学学科，必须严格区分儒家或儒教之差异，必须严格区分佛弟子或道教徒之差异；在人类学学科内，抑或笔者在本文，希望讨论华人无论贵贱，无论大哲学家或是小人物，基本共通的儒家（教）的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若是再加以细分，可以分为“实践”“修行”“苦行”三个层次或程度。举例来说，儒家（教）说百善孝为先，“孝行”依据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般人可以有“实践”“修行”“苦行”不同程度的实行，二十四孝的孝行可以说苦行了。

本文在日常生活分析孝行。修行如果是异于日常生活者，外加上日常生活者，比较容易区别、容易察觉，诸如佛教八关斋戒、打佛七、

打禅七、道教炼丹、法教坐禁、天主教避静等，这些不是日常生活，这些是信徒特意选择一段时日到一处专属场所，隔开平日活动，特意进行的修行。儒家（教）有否这一些特意区别于日常时空的集体修行呢？

当然，佛弟子的修行或是基督教徒的修行，也有是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例如佛弟子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都要做到。更细致的要求身、口、意三净业，身体不邪淫是连起邪淫的念头都不能有，口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意念上不能起贪、嗔、痴念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在在处处都要行净业。天主教的一日多次祈祷、数念珠、念玫瑰经，坚持每日做，就是修行。更有甚者，以绳索鞭打背部、穿粗毛衬衣、粗食少睡等苦行。（Classen, 2012: 32-33）这么严格的日常生活修行，儒家（教）是否有呢？究竟儒家（教）的修行是如何进行的呢？

以佛教来做比较，佛教比丘守两百五十条，比丘尼守五百条净戒，信徒可以只守三皈五戒。儒家（教）并无专业神职人员，其修行不区分信徒或是神职人员，一律从事同样的修行，完全是在家修行，不鼓励出家或隔离出一个不同的时空修行。很多情况下，“家”恰恰是儒家（教）要执行修行的场所，要完成修行的目标物。儒家（教）的修行是不离世间修行，在俗世生活中修行，又是在自家人生活中一起修行，可能更容易区别。尤其研究者本人也是华人的话，习而不察，如何论述儒家（教）的修行呢？笔者长期探讨民间信仰，认为民间信仰融合儒、释、道、巫，其超自然神秘信仰的部分来自巫教，神明信仰来自道教，某些因果轮回信仰与生命仪式来自佛教，伦理道德来自儒家（教），多数人以为为意的是儒家（教）的部分，认为理所当然，浅显易行，不视为修行。本文想从庶民、日常生活中的、习而不察的行为来解读出儒家（教）的修行。

### 三 修行、学习与身体能力

“修行”是一种后天的能力，是在成长过程中运用生物与生俱来的能力，加上文化环境的教导，而逐渐熏习并稳固下来的一种身体能力与

① 另外，在 YouTube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接受访问，讨论如何身为美国儒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6PucegIP7g>。

技术。人异于其他动物在于一生当中不断地在学习,所学习的不再仅止于生存所需,而在进一步提升既有能力,让已经具有的能力与技术更为纯熟。因而“修行”的感知方式与感知能力便不断地、持续地转进,其表现不只在于针对某一宗教有其专家与生手之差别,即以一般人的行为习癖来说,人人都可能有“实践”,进而“修行”这一种累积出来的孝行能力。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文化环境的熏陶,学习某种分辨能力,例如,华人分辨家族亲属人物的亲疏行为为分际,欧美人分辨教区内不同家户人物的来往礼节,现代人分辨工作伙伴的脾气等。分辨能力即是指涉同一种能力操练越多次越纯熟,能够分辨外物的轻微差别,也知晓文化赋予的不同意涵,更牵涉历次发生事件的记忆能力与象征知识的取得。亦即,修行与记忆有关,也与记忆的重复累积与重复锻炼有关。同时,修行与抽象的观念有关,同一行为在不同宗教文化具有不同抽象意义,同一行为在不同宗教时空或脉络也可能有不同意义,必须由学习与经验才能判别行为所具有的深层与浅层的意义。因此,修行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双重能力。修行既是身体的,也是观念的双重学习。

所谓不同“文化”便是在于对人的身体感觉与能力做出不同的分类与粗细不均等的重视与训练。而且,“文化”是包含对于“事物”也对于“人物”的身体感觉与能力项目。例如,中国文化很重视人际关系远近,以便对应不同尊卑对待行为。那么,对于“尊/卑”的身体感觉与能力的训练与分辨,从小便有很细微的训练,也让文化里的人有此方面的分辨能力。每个文化都有“老/少”或是“人际关系远近”的身体感觉与能力训练,而“尊/卑”是对“老/少”与“人际关系远近”的身体感觉与能力做出更为细致的区分、强调与训练。“尊/卑”不只是年龄老与少的差别,还加上辈份、身份、地位、性别等区分在内,年纪大的侄儿必须让位给年纪小的叔叔,这是因为叔叔尊位于侄儿。同年纪的男女,男人尊位于女人。“人际关系远近”又牵涉传统中国家族同居共住的四合院建筑结构以及宗族亲属关系结构来区分尊卑。就夫妻双方来区分,男方亲属尊于女方亲属。单位者被训练分辨尊位者的身体需求,在对待尊位的父亲或单位的母亲时,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情感与身体经验。文化所重视的项目就相对地累积并发展出更为细致的身体感觉与能力训练,也更

为细致地分辨同一项目的身体感觉与能力。

身体能力(body technique)一词最早由牟斯(Marcel Mauss)提出,不是专指技术能力,不是针对专业技术人员某种特别技术。而可以是指一般人不自觉的身体能力,是从小由生长文化培养出来的。莫斯举的例子是法国人与英国人走路的姿势就有不同。(Mauss, 1979: 97-105)在本文,我们可以延伸指称不同文化下之人,从小培养与学习出的一种身体能力,能够用来感知外界、适应环境、调适身体与外界,也可以表现为修行。华人从小被教导父母进屋,子女要起身;与父母同坐,不可翘腿、不可歪躺;父母说话,子女要静听;与父母说话,不可睁目怒目以视,不可大声回话;同桌吃饭时,父母未动筷,子女不可先吃;行走时,要走在父母身后一步,或是父母年纪大时,要轻轻扶助父母身体。这些行、住、坐、卧身体动作细节的训练,对于异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身体能力的训练。

#### 四 修行：“驼道”中的孝行

人类学这门学问本来就声称从观察土著的日常生活,来推演出土著的行为指导原则,而所谓的行为指导原则也就是“文化”。但是日常生活的知识是无法言说的、已经成为习惯的一部份、习而不察又根深蒂固的。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知识是对行为者本身具有意义而又不自知的知识。因而,人类学家必须疏离地观察,继而一个程度地将琐碎不成条理的事物抽离,加以系统化、理性化、前后一贯化。本·海默尔(Ben Highmore, 2002: 1-3)说,日常生活具有吊诡的两可性(ambivalent),它是每天重复的,最熟悉的,几乎没感觉了,但是能够每天不断地重复,也更显示出它的价值与不简单。能够从平凡的小人物日复一日重复实行的活动,说出他的个性气质,看穿偶发的异常表象,回归到日常的本来面貌,便可以说出他的生活目标。本文试图从中小学人物来说明儒家(教)修行。

传统华人或许受到孔子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影响,多数不会侃侃而论自己如何理解或实践儒家(教)教诲。我们却可以看到多数庶民终其一生实行了儒家的教训而不会

说自己是在修行。一般来说,士农工商,商人等级最低,商人势利眼、唯利是图、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在儒家看来是最不好的一群人。然而,即使商人都还是被浸透了儒家(教)文化。本文采取文化遥研法<sup>①</sup>,在许多部晋商影片中选择了不甚出名的一部描绘清末晋商命运的视频剧集“驼道”<sup>②</sup>,以剧中主人翁一生的困顿与坚持来说明儒家的修行。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商人,与韦伯所写《资本主义与基督新教伦理》中的禁欲有着微妙相关。若无儒家伦理支撑修行的身体,如何能成功呢?

全剧描述清代山西贫瘠山沟里的村落,家家户户无不希望“走西口”到外地经商,尤其是到蒙古、俄罗斯经商,成功则光宗耀祖。主人翁古海十四岁在父亲的殷殷交代之下,跟随舅父到当时的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号规极严的“大盛魁”商号当学徒,临行前与杏儿匆匆成亲,年幼的小两口尚未圆房。学徒训练十年,学习珠算、天文、地理、气候、药理,才可出师当掌柜。其中一年训练是独自一人带一头骆驼走门串户,在蒙古贩卖并学蒙语。古海甚至交往俄罗斯朋友而学会俄语。第九年即将出师前,被人诬陷,逐出商号,一无所有,被同乡带人驼户村,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五年,学习驼户运货所需要的种种在沙漠认路,在沙漠驾驭骆驼的能力,刻苦自励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驼队,有一百多只骆驼。终因协助大盛魁成功用骆驼运茶叶到俄罗斯(李今芸,2010: 167—196),破例被聘请回大盛魁担任大掌柜,运筹帷幄,组织归化城晋商共同合作赴俄贸易。

古海与村里其他男孩一样,14岁走西口,从小离家没亲情,没兄弟姐妹照顾。以熟练的珠算能力考进大盛魁,在号内每天天不亮打杂到天黑,吃苦拾重物。大盛魁的规矩是学徒不可赌骰斗殴,可看戏、可洗澡。在蒙古独自走门串户那一年必须忍受长途跋涉、孤寂害怕、风吹雨打、冰天雪地,可能被野狼咬死,在沙漠里雨淋沙打、迷路晒死,或吃不饱、穿不暖,或病死、饿死。干旱严寒的蒙古沙漠磨炼身体忍受艰苦的毅力。

古海父亲省吃俭用积蓄银两为了将来古海可以学成出师创业,在古

海被逐出商号消息传来,失心疯坠落山谷而死。剩下古海母与杏儿两人相依为命,苦苦守候杳无音讯的古海。杏儿不曾圆房,每天担水挑水、家事田事,身体任劳任怨地做。守活寡因为隔壁还有一位张婶守着三十年活寡,全村人都在看,全村也有很多守寡的妇女。张婶是杏儿的学习榜样,同时是监督来源。杏儿得知古海被逐出商号,漂泊蒙古,一无音讯。也有传回消息说,古海已死于外蒙驼道上。杏儿独自一人企图到归化城寻夫,路上险恶,终被迫回家。最后在守活寡的第十六年与古海表哥,多年以来均是在每年农忙时期来帮忙田事,日久生情而野合。表哥事发后,不容于古海娘,远走他乡。来年杏儿生产时,古海娘仇恨地将产下的孽子溺死在水盆中。杏儿与古海娘又恢复到每天两人的生活。一直到第二十年,古海衣锦还乡,搭乘轿子,鼓乐齐奏,全村人列队欢迎。古海在村口下轿,向母亲磕三个响头,背起母亲,一路背回家,答谢母亲教养之恩。全村人众目睽睽,拍手称庆,成为全村典范。翌日,杏儿亲自告诉古海与表哥之事,古海曾有休妻之念,却因自己终须返回归化城,与母商量,留下杏儿照顾家与母亲终老。为母亲买地盖新房,为父亲重新修坟。村中每人赏银十两,到关帝庙酬神演戏,全村连唱三天大戏,摆上六十四桌宴请村人。一个月之后,风光地回去归化城,死前未曾再回山西老家。

最令笔者深思的一段情节是,古海曾在第十五年的某一天偷偷返乡,夜里进村落,要求母亲一起到归化城可以亲自事奉。母亲却棒打古海,拒绝到归化城享福。母亲保密不让杏儿或任何村人知道古海夜返一事。古海虽然成为拥有驼队的人,却不是父母期待的人生,仅能夜里回村。母亲守候十五年不是要享福,而是要成为村中可以抬起头来的人。这一段情节前后不到五分钟剧情,甚至可能不是导演要强调的情节,却是与现代人日常生活价值呈现极端对比,因而引起笔者经由剧中此一偶发事件,来分析古海与他周遭人物的儒家(教)修行。

母亲拒绝古海的要求,不认可他在驼户村的成就。古海回到驼户村,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失去生活意义,多年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无人可以体会。在驼户村同伴嘘寒问暖之下,古海好似死过一回般,一反常态,招待众人进城吃肉、喝酒、嫖妓、赌博、吸毒,睡柔软温暖的炕,听戏嗑瓜子,喝茶享受,甚至将赌博赢来的钱尽散给路上贩夫走卒。这

① “远距离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 at a distance),是194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提出,借以研究当时处于战争的日本。运用日本小说电影信件等文字与影音档案,取代现场田野,来分析文化现象。(张珣译1992: 61)

② “驼道”22集,史晨风导演,丁勇岱主演,中国内地拍摄,1995年上映。

些平常他的身体严守分寸不做的事情,从小被教导不能做的事情,长年以来身体不曾睡暖吃饱,不曾接近女色,在失去母亲、失去家人肯定的极度挫折之下,他才恢复正常人应该追求的身体的放松。之后,古海咬紧牙根,继续经营驼运,期待返回大盛魁的一天。一个成年男子长年在外没妻妾生子,长年没有家庭温暖,需要何种禁欲或坚持?妇女守家、守活寡,是让男人可以在外打拼有一个目标,不成功不回家。男人在外打拼,即使个人成功赚了大钱,还不够,而要光宗耀祖,要修祖坟,要让父母在村中可以抬头挺胸做人。夫妻之间可以终身没有身体接触,妻子可以是在家照顾父母、终老家乡的人。

当然不是每个走西口的山西人都成功,很多老死异乡,在归化城郊有一处坟场,尽是无名无姓尸骨。有许多出师当掌柜的学徒,不需要像古海一般,孤绝一身,受苦难死于他乡,可以在十年熬出苦日子之后,豪宅大院,娶妻生子,享受天伦之乐。如果访问古海本人,他不会回答一生是为父母或是为了行孝。我们看到他一生多数时间都是克制禁欲的独自生活,赚到钱不是为了个人享受,三妻四妾、酒池肉林、高广大床、华宅大院,而是累积财富回家光宗耀祖。

回到当今华人生活,仍有华人接受父母安排婚姻,甚至有婚前未曾看过配偶者。有接受父母意见选择大学科系,选择职业,选择买屋居家地点,选择生养子女。有华人父母自己不享受,节衣缩食替子女娶妻生子、购屋买房。有华人父母日复一日守着老家,只为出外子女有回家的一天。身为父母与身为子女,都在克制自己,为了一个集体的目标。对比欧美个人主义的生活价值,对少数民族的其他不同生活价值,华人的孝行可算是一种文化教导出来的行为,克制个人的欲望、兴趣或性向,服膺父母或家族的期待。孝行可以称为一种修行,在于其于世俗生活,却是朝向他世理想。一个绵延不绝的香火传承,一个光宗耀祖的集体声望远,一个超越个人达到无尽时空的想象世界。

一般人行孝道可以称为实践,能称得上修行是经过个人思考抉择且其自我要求有异于常人之处。古海在被母亲拒绝之后,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好似死过一回般,再来的人生是经过他个人自我抉择的,不再是14岁时被父母支配的人生。杏儿拒绝与表哥远走高飞,被古海娘溺死娃娃,还继续在古家留下来,是经过自我抉择与要求的,不再是当年未经人事

的媳妇仔。古海母亲苦守多年,竟然还棒打古海,拒绝同去归化享福,是经过自己抉择的,不再是认命的婆婆。他们三人都是庶民,不是哲学家或士大夫,他们给儒家修行提供一个理想个案,亦即修行是个人志愿的、自我要求的,经过当事人内心一番天人交战,内心煎熬,有如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原有的身体能力上增加了更高的磨炼与锻炼。

## 五 结论

本文采取身体人类学角度,异于宗教学对于修行的研究从神职人员或是专业仪式着手,也不是从哲学对于修行的核心价值探究着手。本文从文化中的庶民切入,从日常生活行为切入。本文企图建立人类学异于宗教学或哲学对于修行的定义,修行不必然是趋向超越的、神秘的、神圣的目的,而可以是世俗、在世的目的。对人类学家来说,修行是一种什么行为?它仍然是一种文化制约的行为,仍然是一般的行住坐卧,但是却赋予其不一般的认知、意义与目的。它在世而又不在世。为了能够呈现一位庶民生活细节而又终其一生的实践,笔者选择了一部影集“驼道”来彰显儒家(教)修行。儒家对于一个“人”的完成几乎可以归结在其对于孝的修行,孝行。华人观众完全可以了解主人翁古海一生的艰苦与目标,华人也还继续或多或少地做着与古海相同的事情。但是对于多数非华人文化的人来说,完全无法理解古海为何选择这样的人生。在人类学泛文化比较之下,孝行可有实践与修行之差别,修行程度有高低,经过自我一番痛苦抉择的磨炼更能成为典范。

从古海的角色我们来看儒家(教)的修行,身体始终是克制的,违反身体欲望,多数时间身体是不放松、不随意,任由身体自行趋乐避苦。修行是非计算的,不能斤斤计较,在别人眼中可能是傻子的行为。修行者一旦设立目标之后,便朝向目标前进,不随意修改目标,朝秦暮楚。修行是日以继夜进行的行为,虽简单而坚持。修行是个人行为同时也是集体行为,自我训练的行为,自我志愿达到一个符合规范或更高的境界。修行也需集体认同,有周遭人物认可,古海受到父亲鼓励才走西口,母亲的鞭策才不以驼户村的成就为满意,古海一家人受到村人期待,也成

为村人学习模仿的对象。杏儿能够守寡是村内寡妇互相砥砺、互相陪伴、互相监督。

修行是去社会化 (de-socialization), 与再社会化 (re-socialization) 的过程, 也是去文化 (de-culturalization), 与再文化 (re-culturalization) 的一个转变与提升的过程。修行牵涉社会人际关系上疏离自原有的亲密人群, 赋予了或是取得了一个新的人际关系。修行牵涉舍弃一般文化价值, 重新体会文化价值, 抉择了或是增强了某一特殊文化价值。就古海来说, 他隐姓埋名, 舍弃原有社会关系。他舍弃赚钱为目的, 抉择完成大盛魁的挑战。就杏儿来说, 她不再是清白的妇道人家, 虽仍生活于村中, 却是孤独的, 必须忍受村人的指指点点。

修行是在庙宇或禅堂的固定场所之内的行为吗? 修行是固定一天几小时吗? 我们回到佛教禅宗所说, 开悟之后才开始修行, 修行是在吃喝拉撒睡, 行住坐卧当中, 在“洒扫考宝书蔬鱼猪”当中。身体是时常处于克制状态的, 心理是时刻自我约束的, 性灵是朝向终极关怀的一种生活方式。修行可以是狭义的宗教行为, 可以仅在固定时空中进行。对于人类学家来说, 若能把修行广义地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来研究, 也是很恰当的。

那么, 这种生活方式与非修行的生活方式有何差异? 那么, 什么不是修行? 修行与非修行如何区分? 什么行为可以算是修行? 修行是一种疏离现实日常生活却又在其中执行, 赋予日常吃喝拉撒睡另一个价值与意义。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出入往返 (in and out of the daily life), 有另外一个参考世界, 而不是单面 (one dimension) 的生活着。修行不在简单的吃喝拉撒睡, 而在坚持, 简单的事情每天做就不简单。坚持长久地做, 对身体造成一种特殊规训而成为修行。<sup>①</sup>

## 参考文献

中文

李今芸:《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1862—1917)》,《汉学研究》2010年第3期。

<sup>①</sup> 例如念经, 每个人都可以念一段经文, 但是以念经来修行就必须是固定地每天或每一频率地执行。

〔美〕鲁思·潘乃德著《鲁思·潘乃德:文化模式的诗神》,张珣译,稻乡出版社,1992。

〔日〕新渡户稻造著《修养》,王成、陈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颜之推:《颜氏家训》,台北三民书局,2011。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钟叔和整理校点,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英文

Classen, Constance

2012. 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igmore, Ben

2002.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New

York: Routledge.

Marcel, Mauss (trans. Ben Brewster)

1979.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rchand, Trevor

2010. Making Knowledge: Explorations of the Dissoluble Relation Between Minds, Bodies, and Environment.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Tu, Weiming

2010. (Interviewed by Bill Moyers), A Confucian Life in Americ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6Fuceg1P7g>.